

陈公绍华先生 湖南宁远人也 人称其

中时，适逢战乱而辍学。早年曾以学徒身份

受雇于布庄，后以职员身份工作于绸厂。上
世纪六十年代初，陈先生只身前往香港，创
办宝通华行有限公司，公司业务初期以与中
国内地及日本贸易为主。七十年代后，陈先
生开始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纺织品贸

易，渐成闻名遐迩的商海巨子，并由此成为
中美间大规模直接贸易的开拓者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陈先生因健康原因
退出商界，由此沉浸书海，手不释卷，潜心

阅读，涉猎广泛，尤以医学、佛学、哲学及
现代物理学诸书为最。研读之全社 勤于思

考，凡有心得，当即笔录，零文出书，漫箱
盈箧；日积月累，串珠成链，遂著书立说
之举，以此而奉献于社会，造福民众。其
志可钦，其心可敬。

上海

从一位经商之人，转而成为一位饱学之

士，且始终以民众健康为念，以无私佛心为
本，陈先生实在令人敬佩。敬佩之余，晚辈
不禁有所思考：陈先生原本学历欠丰，又长
期经商，无暇广读，弃商卸任后，虽久病年
迈，却不甘清闲，不图享福，发奋苦读，持
之以恒，终有所获，此种精神、品格、风范
极应倡导，这是其一；陈先生并非专业的医
学人士，出于其对民众疾苦的深切关注，凭

古往今來

◎ 陈绍华 著

◎ 绍华耄期沉思录

◎ 绍华耄期沉思录

古
往
今
來

◎ 陈绍华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经今悟:绍华耄期沉思录/陈绍华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4
ISBN 978 - 7 - 5326 - 3067 - 7

I. 古… II. 陈… III. ①中国医药学—研究②佛教—研究 IV. R2 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7155 号

责任编辑 朱荣所
装帧设计 汪溪

古经今悟

绍华耄期沉思录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市印刷技工学校实验工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8.5 插页 8 字数 199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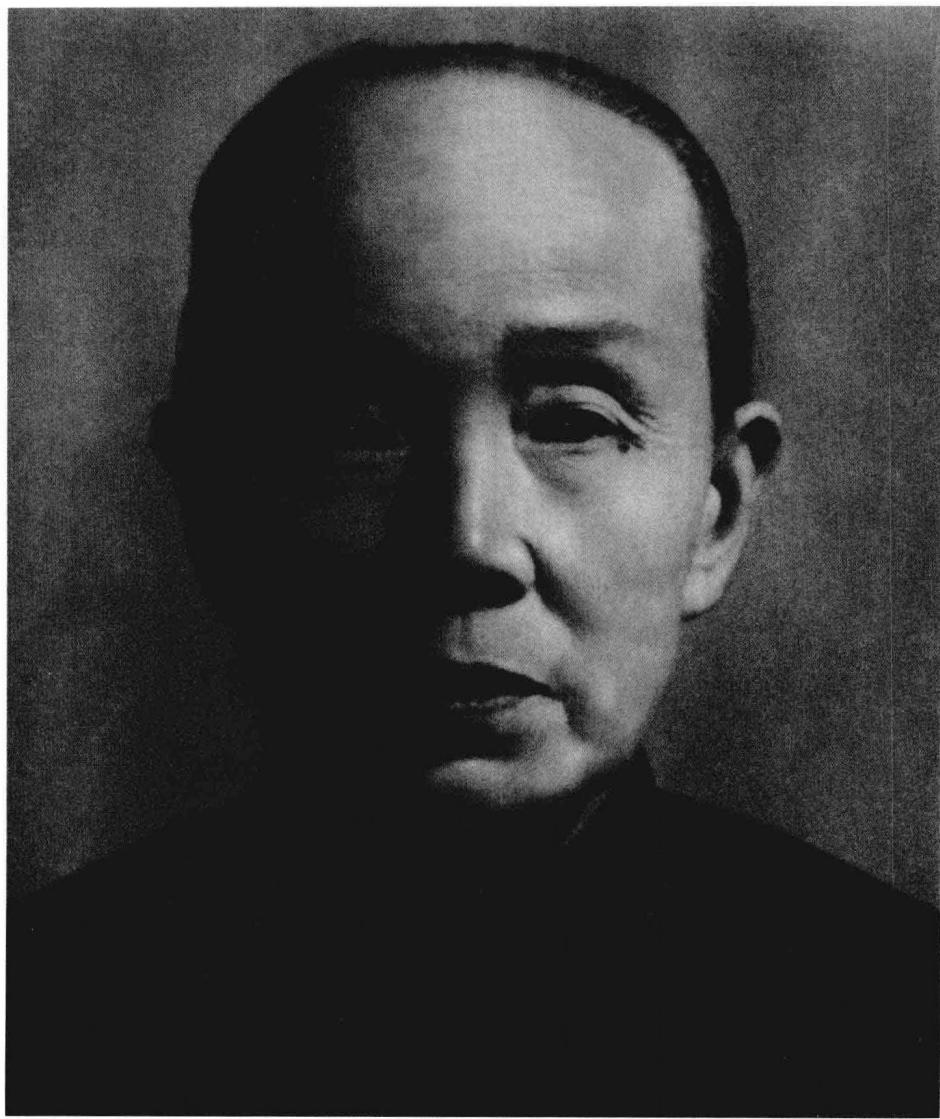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3067 - 7/B ·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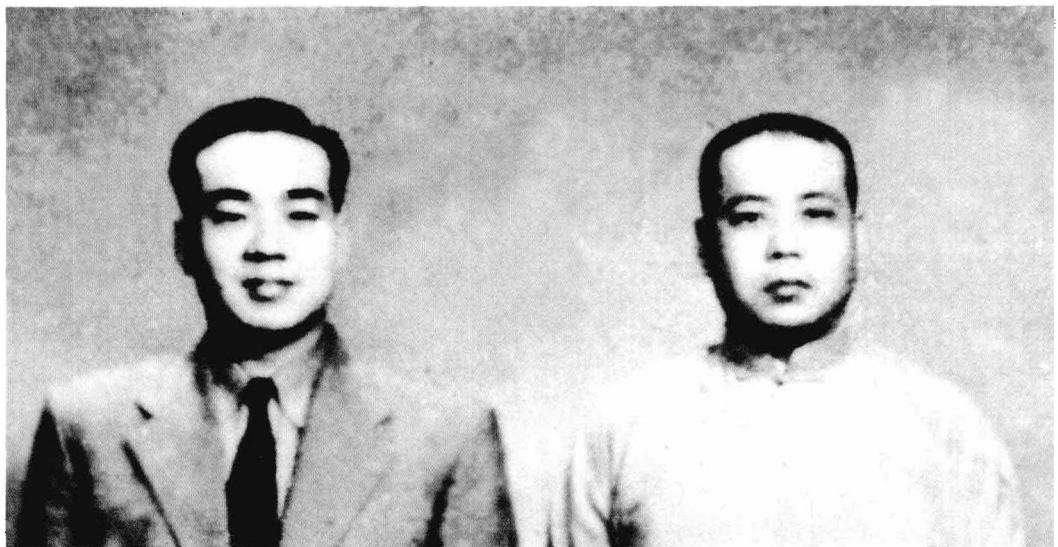
定价: 6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56199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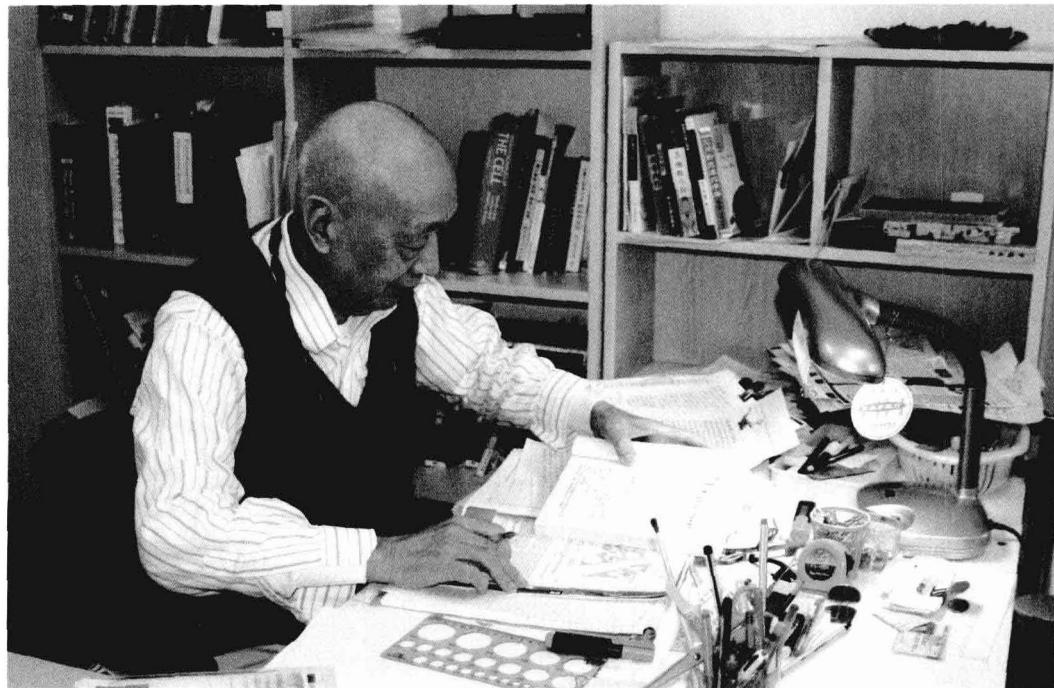
母亲陈邵秀英，生于1892年，1988年逝世。抗日战争时期，日寇飞机轰炸宁波，父亲当时身患肺炎兼受惊吓，早早去世，母亲担负起抚养子女的重任。母亲是文盲，但她一直勤于督促子女读书，勤劳省俭，待人诚恳，对我们言传身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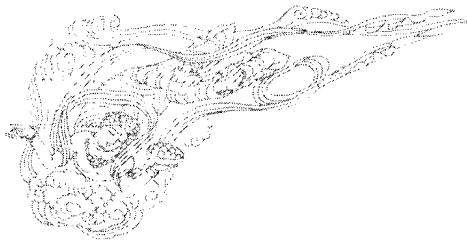
作者与大哥陈德旸（右）1957年摄于上海

大哥陈德旸，学名绍祖，又名启贤，生于1911年，1991年逝世。早年在上海的百货批发店当小职员，后在汉口绸布呢绒门市店任高级职员。抗战胜利后，与友人集资在汉口江汉路开办九大绸布店。解放后，公私合营，回上海学习中医。而后独立开设门诊，为人施针治病。我的许多针灸学知识得自大哥的传授。

父亲亡故时，我才十一岁。长兄如父，大哥的护养、教诲，我至今记忆犹新，无比感激。



陈绍华，1928年生于浙江宁波。1940年冬随全家移居上海。1964年，在香港成立宝通华行有限公司。公司初期的业务以中国香港与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为主。1972年在美国设立新公司，开始致力于中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成为中美之间大规模直接贸易的开拓者之一。1984年，成立宝通基金会，致力于教育和医学慈善事业。1987年，因病退休。退休后，专心研读中西医学书籍。2008年，出版著作《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性疾病的中西医治疗（汉英对照）》。



序言（一）

陈公绍华先生，浙江宁波人氏。读初中时，适逢战乱而辍学。早年曾以学徒身份受雇于布庄，后以职员身份工作于绸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陈先生只身前往香港，创办宝通华行有限公司，公司业务初以与中国内地及日本贸易为主。七十年代后，陈先生开始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渐成闻名遐迩的商海巨子，并由此成为中美间大规模直接贸易的开拓者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陈先生因健康原因退出商界，由此沉浸书海，手不释卷，潜心览读，涉猎广泛，尤以医学、佛学、哲学及现代物理学诸书为最。研读之余，勤于思考，凡有心得，当即笔录，零文散论，漫箱盈筐，日积月累，串珠成链，遂起著书立说之举，以此而奉献于社会，造福于民众。其志可钦，其心可敬。

从一位经商之人，转而成为一位饱学之士，且始终以民众健康为念，以无私佛心为本，陈先生实在令人敬佩。敬佩之余，不禁有所思考：陈先生原本学历欠丰，又长期经商，无暇广读，弃商卸任后，虽久病年迈，却不甘清闲，不图享福，发奋苦读，持之以恒，终有所获，此种精神、品格、风范极应倡导，这是其一；陈先生并非专业的医学人士，出于其对民众疾苦的深切关注，凭借其对医学内容的独到领悟，不断地思考、探索，从而发现业内人士因习以为常而视而不见的医学问题，此种境界值得深思，这是其二。



《古经今悟》一书是继《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性疾病的中西医治疗》之后，晚辈所拜读的陈先生编著的第二本与医学有关的书籍。

“古经今悟”之“古经”，一指古代医籍，二指古代佛典。之所以将两者合于一书，乃因其对佛经的研究也是从医学，尤其是从现代脑科学、现代心理学等角度展开的。陈先生对于古代经络学说及古代佛学继承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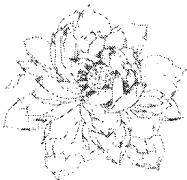
该书卷上，从经络概况古说、经络理论思考到经络新解摘要，其内容有对古医籍有关经络理论的梳理、整合，有对经络理论现代研究的荟萃、思考。其中以磁性通经、回圈磁流等现代物理学方法研究经络及穴位的感传机理为主要内容。卷上提出的“第三更复系统”令人耳目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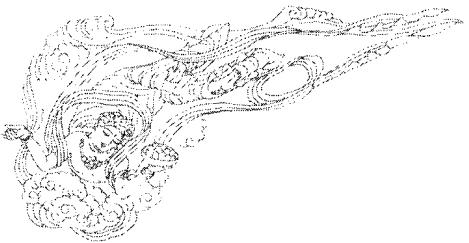
该书卷下，从唯识学之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前五识逐一加以论述，将深邃的专论唯识学的佛经与现代脑科学、现代心理学作比较研究，其中对因果与报应、人性与天性、熏习与修习、思量与转识、层阶与心所、种子与种性、记忆与回忆，以至于进化论、二元论、性需求、白日梦、意识、驱动力、欲心所等的论述，均不乏精彩之处，令人思索，给人启迪。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中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本人十分赞赏陈先生编著的这部非同寻常的新作，故而乐意为之作序，将其介绍给读者诸君。

李其忠

2009年初春于上海中医药大学





序言（二）

己丑岁仲夏，我至雁荡公寓，拜访陈绍华先生。陈翁皤然长者，而精神矍铄，侃侃而谈，问序于我。鄙人耽味内学有年，因不揣浅陋，欣然应命。

绍华先生早年自甬来沪谋生，历经坎坷。壮年赴港，沉浮商海，卓然而为纺织界巨子。事业有成，不忘兼善，复襄助教育、医疗，奖掖后进。讵料年登耳顺，事业如日中天之时，而迭遭变故，罹患重疾。所幸术后康复，乃辞去所有职务，调养之余，泛舟出海，尤好医籍、佛典。平素随手摘录，勤于笔耕，陆续结集。

本书“下卷”云：“按唯识学的立场而论，‘唯识无境’，本性是‘空’。将这些‘空’的烦恼，按佛经的教导去解脱，从而使有烦恼的人们得以安泰，使成长中的青年学子得到正见、正业，从而获得真正的快乐与进步。”这是作者的善愿，也是本书的宗旨。佛家以观心为上，医家以治身为主，均为利乐众生的大学问。佛家劝人勤学“五明”，除“内明”特指佛学外，其余均为世间学问，其中就包括“医方明”。医、佛二道均博大精深。作者并非专业此二道者，亦非佛教信徒，居然融会著述，兼涉西方脑科学、心理学等，苦心孤诣，其志可嘉。在学术昌明的今天，跨学科之比较研究正蔚然成风。陈翁著述的方向，不失为有益的尝试，唯牵强之处、白璧之瑕，或所难免，祈请读者留心。其实，本书仍不乏富于启迪之说，举例如下。



性本善、性本恶，是个旷日持久的争论。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觉悟的本性），只是被妄想、分别和执著所蔽。“佛性”是众生弃恶向善、究竟解脱的内在依据。为此，作者相信人性本善，存在着通过正确的修持（如八正道）达到改良种性乃至解脱生死烦恼的现实可能性。他还指出：“脑的功能十分复杂。怎样去常驻‘善念’抑或常抑‘邪欲’？我相信，在将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并借助神经心理学和其他科学一定能够做到‘存善抑邪’……”作此序时，恰逢上海五百年一见的日全食。从初亏到食既，又从生光到复圆，不正给人以绝妙的启迪吗？同时我更理解，哲人伊曼努尔·康德为何如此神往“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

佛家倡“无我”之说，而第七末那识正是“我执”之源——恒审思量自内我，与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四惑相应。作者说：“我认为，这类似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以及弗洛伊德的‘自我中心’等理论。”并指出：“以‘自我’为中心并易于冲动、攻击甚至犯罪等反应倾向，具有先天的易于诱发的基因。”

书中较多述及基因问题。作者指出，个体的差异为男女长相、胖瘦高矮、健康寿夭乃至贤愚善恶、兴趣专长等，基因“决定着未来的一半”。至于另一半，则属于个体后天的熏习，即“现行熏种子”并形成“新熏种子”。这种说法比较符合情理。作者多处试图用唯识学中的异熟、种性与种子等理论来解释基因。书中强调：“基因——染色体学说至少能代替‘神’降祸赐福的说法。而佛陀主张无神论并强调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比老子的“自然”观更聪明。这些话都颇有见地。

本书第四章指出，强烈的心理感受（如佛家所言“苦受”、“乐

受”)不但能加强记忆,而且可能产生“变忆”——改变了性质的歪曲记忆。作者用唯识原理,尤其是通过由贪欲、恶行等所形成的思维、行为模式来解释脑功能失常的原因。反之,恶行除道德因素外,亦不可忽视生理、病理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是否在正常意识下作案,是重要的量刑依据之一”。书中较多谈到“梦”与“白日梦”,有些说法挺有意思,比如说到“反梦”与“正梦”:“梦可以是反向的,将白天被抑制或失控的情绪,在梦中颠倒过来,平衡白天过多的倾向;但它也可能是白天倾向的继续。”这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和中国古籍《梦林玄解》等书中都有反映。

本书尚有不少值得玩味、思考的内容,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书的下卷大量涉及佛学知识,为了便于阅读,笔者拟简单地介绍佛教有关治病、养生等论述,或许对读者不无裨益。

佛家认为人身由“四大”假合而成,如梦如幻。同时又强调人身难得,须调适并依恃人身,借假还真,究竟解脱。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道后,即说“四谛”之理。“四谛”之中,“苦谛”为先。苦有种种,而以生老病死为主。人命在呼吸间,一息不来,千载长往。人生多“死缘”和“病缘”。《阿含经》中多处提到,应以病患而悟入苦、空、无常、无我,作为趋向解脱的“增上缘”。佛为“大医王”,见众生在三界火宅、无明长夜中备受众苦煎熬,而以大慈大悲的精神,与乐拔苦,普度众生。“普度”者,“一人不度,吾终不舍”(《增一阿含经》卷三三),体现出佛陀悲天悯人的广博胸怀。佛教不但注重彼岸的解脱,也不乏现实的人文关怀,在消灾延寿药师佛的“十二大愿”中,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佛法如阿伽陀药,能治众生烦恼痛苦。佛法即是心法,以“观

心”为上：“能观心者，究竟解脱；不能观者，永处缠缚。”（《心地观经·观心品》）佛教认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人身亦不例外。心理能够影响生理，反之，生理也会影响心理，这是显而易见的。本书第六章中提到，生理与心理两大系统互相影响，而负面的心理情绪尤其会损害健康。归根结底，人生的烦恼痛苦源于妄想。大慧普觉禅师指出：“（妄想）譬如是病，不续是药；不怕念起，唯恐觉迟。”（《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七）前念妄起，后念即觉；当直除灭，不假方便。这是禅门最直接的下手功夫。概而言之，妄想包括贪、嗔、痴三毒。正如《杂阿含经》卷八所说：“贪火烧然，恚（即嗔）火烧然，痴火烧然，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火烧然。”这就是众苦充满的“三界火宅”。“贪”是吸聚可意事物的欲望，经中把贪欲比作刀刃舐蜜，逆风执炬。“嗔”是抗拒逆意事物的情绪，经云：“嗔火能烧功德林。”“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痴”即愚痴、无明，没有智慧，不明事理，如盲人骑瞎马，行于长夜。三毒的病根是“我执”，明代德清说得好：“众生之病，病在有我，以执我故，一切烦恼众病以之而生，病生则苦必随之。”（《示颠愚衡禅人》）因此，重要的是，“收拾无穷妄想，换取一朵莲花”（《德清示众偈》）。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象征着清净纯洁的心境。

佛家对于疾病的看法，与其因果的观点是一致的。病苦是果报，其业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共业病，即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由共同的业力而造成的种种疾病，一般较轻，如头疼脑热之类；另一类是别业病，即由个人特殊的业力而造成的疾病，一般较重，如盲、聋、瘡、哑等。《地藏经》中提到：“若遇杀生者，说宿殃短命报”；“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若遇嗔恚者，说丑陋癃

残报”；“若遇畋猎恣情者，说惊狂丧命报”；“若遇毁谤三宝者，说盲聋瘞哑报”……体现出三世因果业惑的观点。佛家认为，人身是由地水火风假合而成的，谓之“内四大”，代表了坚、湿、暖、动四种生理特征。人体的骨骼、肌肉、皮肤等组织，属于地坚；血液、淋巴、便利、精液等，属于水湿；生命体温属于火暖；呼吸、运动属于风动。“四大”和谐，人体健康；“四大”不调，就会生病。《诗经要集》卷二十指出：“地大不调，举身沉重；水大不调，举身臃肿；火大不调，举身蒸热；风大不调，举身倔强。”推而广之，“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四百四病同时俱足”。陶弘景、孙思邈等医家，均沿用过“百一”这个概念。至于“四大”分崩离析，自然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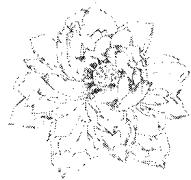
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佛陀有八万四千法门。这表明，佛教十分注重对机说法，应病与药。比如说，如何对治“三毒”？《大宝积经》卷四八的回答是：“贪欲大患，不净良药而为对治；嗔恚大患，慈心良药而为对治；愚痴大患，缘起良药而为对治。”这里要解释一下“不净”与“缘起”。在定中观想自身或他身种种污秽不净，从而消除对自身的执著和对异性的贪恋，称为“不净观”。观想一切事物均处在因果联系的网络中，依一定的条件生灭变化，自性本空，称为“缘起观”。后又增加对治“我见”的“界分别观”和对治“散乱”的“数息观”，合称“五停心观”。天台智者特别提倡，并把“数息观”放在第一位。对治法甚多，本书提到的八对心所，就是以善心所来对治烦恼心所。其他如以无常对治我慢、以惠施对治悭吝、以真语对治妄语，还有坐禅、节食、经行等，均有所对治。总之，“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坛经·忏悔品》），清净身口意三业，净化我们的身心，身安则道隆。



佛法深广，喻如法海、智慧海。无论是三学（戒、定、慧）还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以禅定作为承上启下的核心。只有通过禅定的修习实践，调和身心机能，才能真正得益。诸宗均有所述。天台宗在“止观坐禅”方面颇多具体的方法，如六字气、十二息、调五事、行五法、意守心足、五停心观等。与显宗相比，密宗尤其注重“色身”（肉体），对人体结构与生理现象有完整的理论，如脉、气、明点、五轮之类，其修证法以身口意“三密相应”为主。本书在佛学上主要涉及法相唯识宗。该宗以“唯识无境”、“转识成智”为宗要。以阿赖耶识为一切心理与物理现象的“根本依”。以八识、四分（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三能变（异熟、思量、了境）和三自性（遍计执、依他起、圆成实）等理论说明人生、世界的缘起。以因明学为逻辑论证的工具。种子、种性、熏习、转依诸说，贯穿始终。该宗以“五位百法”对世间、出世间现象进行分类，其中对精神现象、心理现象的细密分析，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唯识理论精微繁复，《成唯识论》中即有古印度十大论师的不同观点，后人亦多歧解。因此，要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唯识理论，还得多读有关的专著。值此本书付梓之际，因以为序，并祝读者诸君身心愉悦！

鸣泉

己丑仲夏于浦东





前　言

我家兄弟五人，长兄德旸，原从事绸布零售业。上世纪五十年代，弃商习医，针灸学自陆瘦燕先生，汤药师从章正先生。自此以后，我去探望长兄时，常常耳闻“阴阳虚实”、“正邪补泻”。当时抗生素盛行，青霉素、氯霉素、链霉素、土霉素之类不绝于耳，显得时尚；而当归、熟地、黄芪、党参之名渐趋疏远，似觉老土。至于金针、艾绒，更令人以为是博物馆里的古董，焉能治病？有次我在探望长兄时突发胃痛，大哥为我施针，一针见效，由此改变了我对中医、中药将信将疑的态度。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去香港经商，事业逐渐延伸到日本、美国及中国大陆。八十年代后，屡患大病，三次手术后，提前退休。养疴之余，广览医书，以求探析罹病之因，寻些养生之法。养病期间，曾回上海探望家人，并与从事中医外科工作的二外甥一起拜访气功师，也曾多次求教于其他中医师。其间，二哥、大哥先后因中风、癌症去世，家母也因老衰而于九十四岁时谢世。悲痛之余，我的探求生命科学的信念更难抑制，因此多处购置英文版的医学书籍。英文功底及医学知识均较薄弱的我，要读懂这些专业内容，如神经学、心理学、内分泌学、分子生物学等，难度之大，难以言表。凭借多种工具书，求教不少西医师，稍有感悟。重病之身，能活多久，尚不可知，然只要活着，有的是时间，故而乐此不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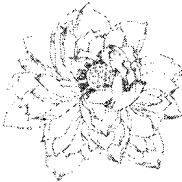
长兄去世前，曾送我被奉为中医经典的《黄帝内经》。读后方知，读懂《黄帝内经》的难度，也绝不亚于读英文医书。有一年秋天，我去香港九龙新开不久的博物馆参观，看到香港中文大学制作的有机玻璃的人体模型：一为经络循行图，一为神经肌肉图。虽并列而置，但两者毫不相干。我站在模型前许久，想到中医药学已有几千年历史，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功不可没，至今仍在世界医学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必有其科学道理。我亲身感受过中医治疗的经验，也有多次接受西医治疗的经历，深感两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世上不存在万应良医，由此更坚定了我探究医学的信心。

移居美国南加州后，由于气候适宜，加之身体渐趋康复，遂将以往的大量读书笔记予以整理，尤其是对经络理论及其现代研究（磁性通经、回圈磁流等）、佛学理论及其现代解读（脑科学、心理学等），进行梳理、整合，抱着“自利利他”的目的，将其编撰成书，愿与中西医家共同商讨，也愿与读者诸君互动交流。

书稿付梓前，文稿的整理、文字的润色、图表的选择等，均得到鸣泉先生，上海中医药大学李其忠教授、张挺副教授、丁赛丹博士、黄兰英博士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陈绍华

2009年仲夏于上海雁荡大厦





目 录

序言（一） ◎

序言（二） ◎

前言 ◎

古经今悟·卷上

第一章 概述 ◎

第二章 经络概况古说 ◎

一、经络系统.....	5
二、经络流注.....	5
三、经络溯源.....	7

第三章 经络理论思考 ◎

一、若干思考.....	19
二、随想片断.....	20

第四章 经络新解摘要 ◎

一、磁性通经.....	25
-------------	----